

全球化与 WTO：利益分析及争端解决

Alan V. Deardorff and Robert M. Stern 著 江艳译

原载：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3), 404-423, 2002

一、 引言

“全球化”这一说法是最近才开始流行的，而我们这些贸易经济学家对它的研究历史却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是最近才成立的，而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专家对它和它的前身--GATT 的研究也已近五十年了。在前面的两种情况中，国际贸易方面的专家都会强调世界经济全球化及它的机构所带来的益处，同时也会承认它的成本。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这篇文章的研究方向仍然是十分特别的，而且只有很少部分人关注到，尤其是在美国。因为其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从而认为世界其他部分的市场都退居其次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人才猛然意识到世界市场及其机构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纪末西雅图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人们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顷刻间，我们的理论特长从不被人重视到引起漫骂一片。对此我们将在论文中予以说明。

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阐述全球化及 WTO 的定义，以及它们对世界的意义。我们不会极力偏袒某一方，而是客观的解释二者的利弊。但不可避免的是，为了得出一种结论，我们会用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它们的利是大于弊的。当然，会有些国家或组织在世界市场或机构中受损，而且我们也很容易理解这些损失发生时他们的反对抗议行为。但总体来说，我们与大多数对这一问题有过仔细客观的分析的人（坦白的说，很多人对此没有过）持有相同的观点--世界市场及 WTO 创造的市场自由化，将会让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变得更加富有。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将提出这些问题并给出相关可行的解决办法。尽管 WTO 及它所追求的开放的国际市场目前尚不完善，但是它们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益处远比没有它们时的多。

我们的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全球化，第二部分关注 WTO。在两部分的叙述中，我们都是先定义并用事例说明所讨论的议题，然后指出在此过程中得益和受损的组织。这些讨论中的大部分，尤其是关于全球化这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将要重复贸易经济学家讨论了两个世纪的话题，因为这早已不是一个新的议题了。尽管如此，由于它们在近些年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而且 WTO 相对于它的前身 GATT 规模有所扩大，所以也有必要再次说明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西雅图会议提出了只有近期的国际贸易讨论才关注到的问题，所以我们将尽力描述清楚这些议题以及西雅图所发生的真实的情况。在这篇论文的两个部分，我们都给出了所应采取的一些提议，并且指出了我们所应采取的措施。论文的最后总结部分更加简洁扼要的回答了文章题目所提出的问题，列出了我们认为大家所应该知道的有关全球化及 WTO 的最重要的事情。

二、 全球化

它是什么？

近来大家都会用全球化这个词，但是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也不一样。我们认为它的意思指国际市场上货物、服务及某些生产要素的日益增加，以及跨国机构的增长和其管理范围的增加。这些跨国机构包括企业、政府、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NGOS）。全球化最基本的说法是指国际贸易的增加。但它也是指其他很多方面的增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加、跨国公司的发展、资本市场的融合及其引起的金融资本的流动、跨国界的政府政策、非政府组织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以及国际机构对政府政策的约束。这些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意识，他们的生活和经济选择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甚至也不是由他们的同胞或政府决定的，而是由那些他们无法控制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可能一些小国的居民早就感受到这一点了，但是对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居民来说，这可是一种新的体验，而且很多人都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全球化的例证，只是令人惊讶的是当前的全球化浪潮并不是第一拨。一战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就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的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就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而且在交通和通讯技术相当有限的情况下，这一水平是相当辉煌的。但是现在的全球化浪潮要远远超过一百年前的那一次。

图 1 表示了贸易增长的一个指标--全球贸易出口占全球 GDP 比率的指数（1990=100），在过去五十年内的变化。从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这一比率一直持续平稳增加，后来出现了停滞不前，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又开始增长。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了最快的增长速度。到 1998 年，这一比率已经是 1950 年的三倍多了。

图 2 对此问题有更深入的描述，它绘出了从 1980 年到 1990 年期间世界上一些国家商品出口与 GDP 的关系。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第一次峰值出现在 1913 年，而且对于日本和英国来说，他们在 1990 年的出口仍低于 1913 年的水平。这一图表也说明国际贸易中的变动会很大，即使是一些大国的贸易。

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主要表现在证券投资上，正如贸易一样，它在一战之前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图 3 表示的是国外资产在所选择的年间里占全球 GDP 的情况。直到 1980 年才达到了一战前的水平，而到 1995 年翻了三番。我们对全球 FDI 和 MNCs 没有精确的比较信息，虽然 Crafts 的报告显示二者在 1914 年都达到了高峰。从 1960 年到 1995 年，FDI 占全球 GDP 的比率增长了 59%。因此，至少在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里，国际贸易和各种形式的资本流动都保持了平稳的增长，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的一些特征。

这些变化是由什么引发的呢？两个最明显的因素就是技术和政策。运输和通讯的进步极大推动了各种市场的全球化，就像当今因特网的推动作用一样。同时政策也改变了方向---从一战前的限制国际贸易及其自由度，到二战后采取开放自由的贸易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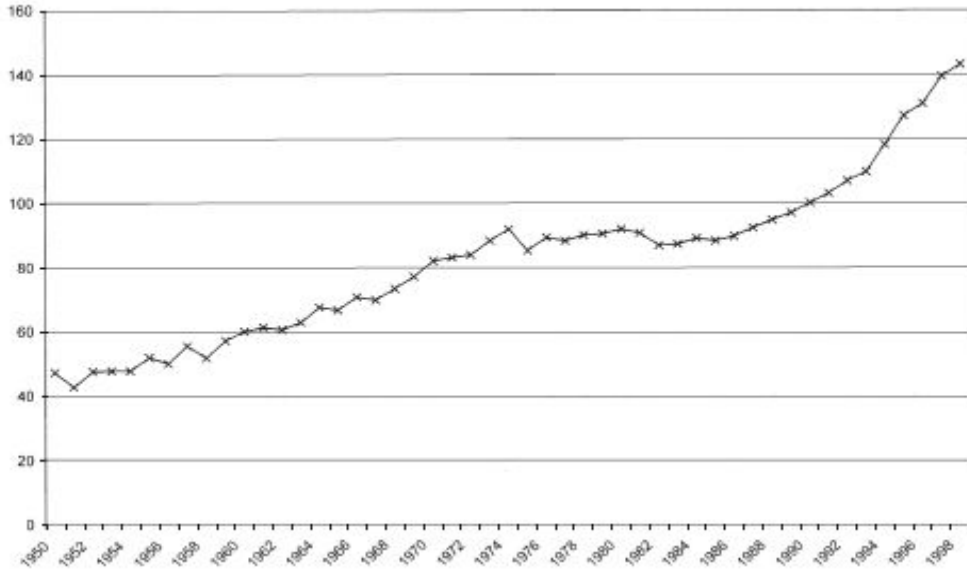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商品出口额占全球 GDP 的比率指数 (1990=100) (选自 WTO, 国际贸易统计,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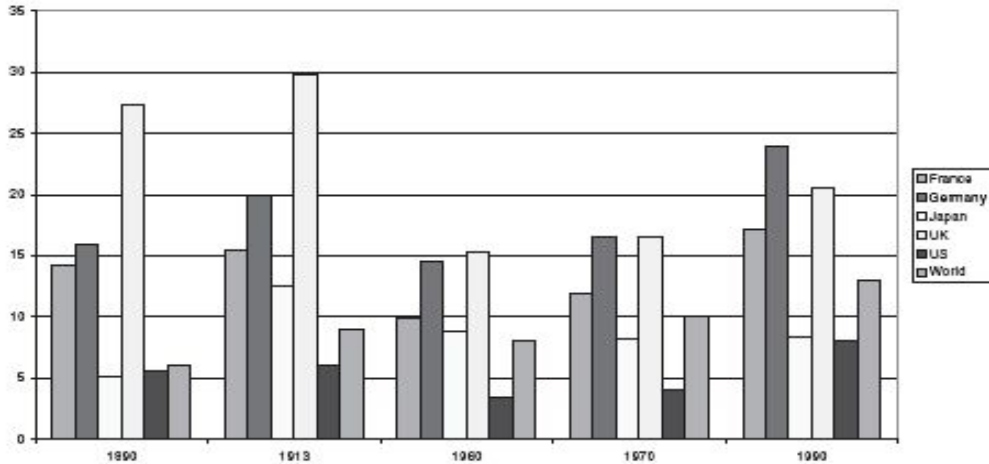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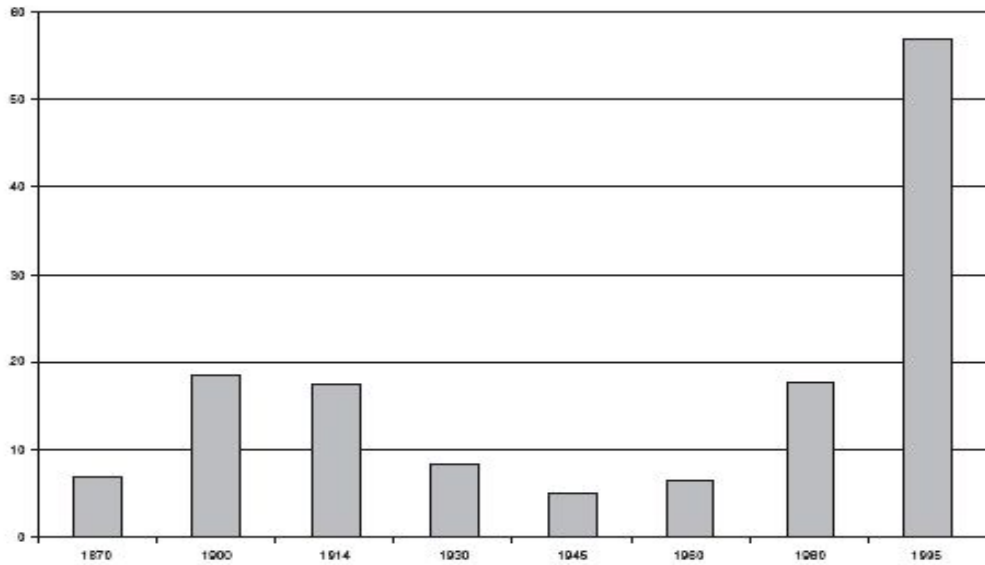


图 2 主要国家商品出口占 GDP 的比例 (选自 Crafts, 2000)

图 4 表示的是一些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在所选的年间里制造品的平均关税水平。在一战前, 关税水平都相当高, 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到最高水平。在二战后关税水平逐步降低, 这主要是通过 GATT 谈判达成的。目前, 这些国家的制造业部门的关税都已经低到微乎其微了。但是在欠发达国家(LDCs), 关税水平一直居高不下, 直到现在仍然比表 4 所显示的要高。尽管如此, LDCs 国家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努力逐步削减关税, 而这通常是单边的。发达国家的关税削减效应也部分的被非关税壁垒(NTBs)所抵消, 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国际贸易的增长多是得益于贸易壁垒的削减。



图

3 国外资产占全球 GDP 的比例 (选自 Crafts,2000)

那是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和政策壁垒的削减而带来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增加就是全球化呢？答案是否定的。全球化还包括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如政府部门对其他国家所运行的政策越来越敏感；NGOs 也常常关注跨国界的问题，要么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本身就是全球性的（如臭氧层空洞），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事业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如人权问题）；很多企业的规模早已跨越国界，而且甚至超过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从而对国家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使得政府放宽对这些企业的管制……虽然这些变化在十九世纪也发生过，但是却没有当今的影响之大。

此外，战后国际机构的设立者清楚看到了国家间合作的必要，并且有时会牺牲一些小的国际利益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些机构运行得相当成功，至少在扩张他们自己的权力和提高自身的重要性上是很成功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及现在的 WTO 规模都能保证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实力发展。有些人认为这种状况令人欣慰，但有些人认为这种状况十分危险。而这些就都是全球化的一个部分。

谁将从中获益，谁又将从中受损？

全球化最核心的意思就是指世界市场变的更加集中。这里所说的“集中”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近两百年来研究的中心，而且经济学家们对它的效应已经有了很清楚透彻的了解。在下面的部分，我们将来回顾一下在这方面的贸易理论知识。

贸易的静态效应 谁将从贸易中获益呢？首当是消费者。因为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居民都会享受作为消费者时从货物或服务贸易中得到的益处。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如比较优势、规模经济、日益增加的竞争及商品种类的多样化，所以在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普通消费者比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要过得好。也就是说，在有国际贸易时，普通消费者的收入可以购买到更多更好的货物和服务，从而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质量。这一说法---贸易收益，已经在各种经济模型中予以理论说明了，尽管有一些例外，但是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这不会改变实际中的一般性的结论---这一结论适用于所有国家对有贸易和没有贸易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这一说法也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其他形式的开放，如国际资本的流动。因此，对贸易和全球化的最基本的作用就是能提高普通人们的生活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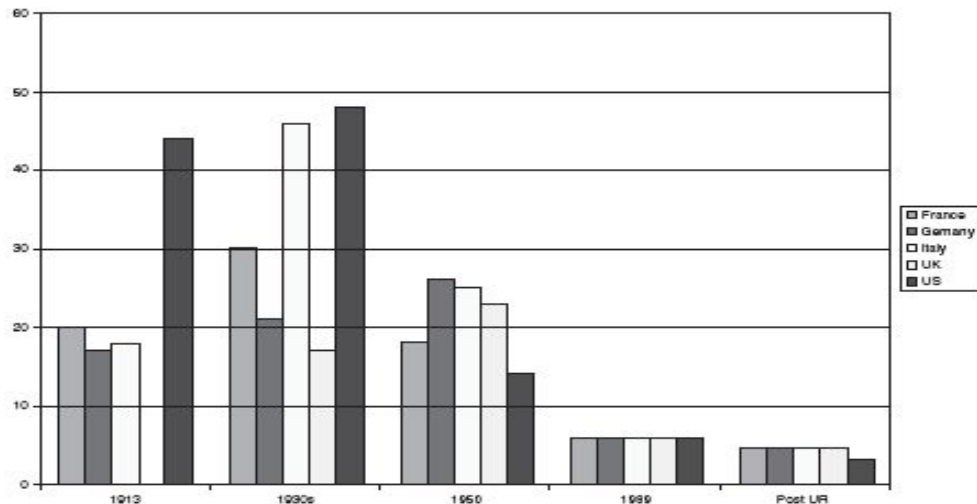


图 4 制造品的平均关税水平（选自 Crafts, 2000）

然而，这种益处只适用于那些只有一般收入的普通人。因为收入不是平均分配的，所以贸易不能施惠于每一个人。贸易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Stolper-Samuelson(SS)理论，指出了贸易中的赢者和输家，是由于国内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的充足和稀缺而导致收入的不同。拥有充足资源的国家从贸易中比一般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而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则会因为贸易而更加贫困。一般的模型指出贸易还会带来其他的利益，而且指出甚至资源稀缺的国家也会从贸易中获益，正如 SS 理论中所说的，只是要比一般的国家获得的要少。但是也可能他们实际上是受损的。

因此贸易理论会说，贸易及全球化过程中的确存在赢者和输家。那谁是输家呢？在美国，由于其资本、教育及土地的充足，稀缺的因素明显就是劳动力了。我们不是只有很少的劳动力，而是我们没有劳动力。但是我们其他方面却很充足。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特别缺乏那些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劳动工人，我们经常简单的称之为劳动力。因此，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这一群体将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或至少也会比别人得到的少。这点也不难想象，因为从劳动力组织对全球化的日益反对，也说明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得出，贸易也会加剧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为劳动力比其他资源拥有者的收入要低，而贸易又降低了平均工资，因此导致贫困者更加贫困。

我们暂时不讨论对其他要素的报酬，如对教育的报酬，是否是因为拥有技术而不会贫困，因此我们认为，至少在短期内，全球化会加剧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的贫富的不平均。Freeman(1995)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贸易是导致美国自 1980 年以来的财富不平均的部分原因（尽管大大少于半数）。

那我们为什么说贸易中还有赢利呢？这是因为从理论和实际情况中我们完全能够相信赢者得到的比输家失去的要多。由于益处足够多，所以运用政策可以补偿输家，从而让大家都获益。从长期来看，由于人口的流动及允许一国居民分享国家收入的政策颁布，大多数人都都会比没有贸易的时候得到的益处要多。

SS 理论同样适用于 LDCs 国家，只是稀缺的因素不同。因为贫困，LDCs 国家与美国的恰恰相反，它们的劳动力资源充足而其他的大部分资源稀缺，尤其是资本和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只属于那些精英。因此按照 SS 理论，这些稀缺资源的拥有者将在贸易中受损，而劳

动力会在贸易中获益。因为 LDCs 国家的劳动力比发达国家的要贫困得多，所以全球化能够减少世界范围的收入分配不平均，尽管它可能会加剧富裕国家的不平均现象。

除了充足资源的拥有者和稀缺资源的拥有者，贸易中还有其他的赢者和输家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大多很容易就能看出。通过贸易，一些产业得到发展而有些产业却日益紧缩。因为每一产业需要的技术和设备都不同，人们常常针对产业的特点投放特定的资本、人力或劳动力，并且他们会随着他们所从事的产业兴衰而成败，有些人甚至因为事业上的失败而丧失了锐气，这样严重的损失在社会上是却得不到充分的补偿的。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情况却会一直持续发生，哪怕他再重新选择厂址、重新努力尝试、重新投资甚至做出调整，仍然难逃失败。对那些年龄偏大的人来说，这种情况的发生会使得他们这辈子难以东山再起。贸易理论并不是无视这些损失或认为它比贸易带来的任何利益都要小，所以经济学家们通常主张贸易逐步自由化，这样市场能缓和由于政策调整而引发的损失。

紧缩型产业的要素拥有者对经济全球化更为关注，像美国纺织服装行业的业主和工人、印度为了工业自足而开采铁矿的技术工人、墨西哥那些需要与美国中西部大型农场主竞争的小型玉米农场的农场主。这些只是世界上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他们反对的原因是他们的生产依赖于某些特定的生产要素。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某个产业因为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发展或收缩。在同一个产业的内部，也会发生某个具体的企业赢利或亏损，而那些在国内市场保护的情况下运营顺利的企业不一定能适应全球化浪潮。虽然我们不太可能提前说出谁是赢者谁是输家，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经济全球化的步履迈开了，我们马上就能看到某些企业发展了而某些企业却衰退了，变化的结果取决于他们处理压力的能力。

贸易的动态效应 刚刚所讨论的某一具体企业或特定要素拥有者的得与失，这只适合短期的情况。因为在长期的情况下，人们会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变化调整。但是对于充足要素或稀缺要素拥有者来说这种影响却要持续久点，甚至当他们把要素从衰败紧缩型企业转移到新兴发展型企业后仍会受到影响。当然，情况并不仅仅如此。在更长的时间里，一国要素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变化。所以我们很可能要问，在长期，国家的大小及其经济增长速度都会发生变化，那么谁将从贸易中获利、谁又将遭受损失呢？

对此问题的一个很明显的答案就是“当然不是我们了”，因为凯恩斯说在长期我们都已逝去了，他的话很可能是对的。所以对于长期中的赢者和输家只可能是我们的后代，而非我们自己。这样我们就更难预测他们的情况了，因为我们对他们将来的生活了解的要远远少于对我们自己的了解。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国家，未来的资本、土地和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很可能就不是当今拥有者的后代。因此，即使没有经济增长，我们对后代最有用的帮助也只是使得他们的总收入最大化。而全球化恰恰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后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将从全球化中得到利益。

如果考虑经济增长的话，我们也会得到这种结论，虽然支持解释这一结论的理论不如解释短期从贸易获得的总收益的理论确定。实际上，经济学家对贸易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也不是很确定的。这是因为，较与静态的市场经济而言，经济的增长本身就是很难理解的。尽管这样，经济学家仍然建立了很多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甚至更多有关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理论：有些仅仅指出贸易会推动一国的发展；有些认为贸易可以推动一国的经济更快发展；当然也有认为贸易可能有碍经济增长的模型。

但是实证研究发现，贸易与经济全球化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因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

那些削减贸易的国家都未能发展，而那些注重外贸出口的国家经济却增长得很快。在一些国家证明了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后---尤其是像“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其他国家也开放了本国市场，而且自此经济快速增展长。当然这种发展方式也有缺点，但是几乎没有经济学家会怀疑开放市场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虽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尽管我们尚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更肯定的是在长期，所有的人都将从贸易中获益。短期在贸易中受损的人，他的利益是转让给他人了。但是在长期，他们将分得更大收入中较小的一部分，他们还是能够赢利的。这一结果只需要贸易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哪怕它不能让一国的规模扩大。那样的话，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将会给每一个活着的人带来好处。

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我们上面一直讨论贸易的赢者和输家。在很大程度上，国际资本流动的赢者和输家也与贸易的类似，因为资本的流动受到与贸易类似的市场作用力的影响。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些能够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要素要比不能流动的要素发展得好。Dani Rodrik 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够国际间自由流动的组织将会获益更大，而且他们的获益是以其他不能流动的组织损失为代价的。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而劳动力的流动性却没有多大改变。所以我们预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劳动力要素将会受损，而资本要素将会获益。

上一结论可以部分解释非政府公民组织的 Lori Wallach(2000)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对大公司大企业有利的”。可以肯定的是大公司在国际环境下可以发展得更好（当然也不总是），但小企业也可以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能够根据经济动向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公司的股东就会获益。当然公司越大，它的股东就越多，股金甚至包括职工的退休基金。这样公司的收益部分是靠公司工人工作时努力节省下来的资本中获得的。

资本流动性还有一种与生产要素回报理论无关的另一层含义。金融资本常常是短期的，而且通常是流动的---也就是说能够根据投机者的意愿，快速进入或退出一国或某种货币。这种变化又产生了另一批的赢者和输家：就是那些对金融市场内的变化做出了正确或错误的判断的人。影响更大的是使得一些人因为短期资本流动而遭殃：当投机人是针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货币时，就会出现借方不还款、银行破产、出口信贷枯竭，那样资本外流就会打击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而且这一危害将会影响到全国，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衰退，从而影响到大多数国民，无论他们对国外市场的依附度是大还是小。这就像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状况。虽然这次危机已经过去了，但是不排除它还会再度发生。这种危害就是全球化的副产品，但也是全球化之前促进资本流动的结果。

全球化的其他效应 这一部分的讨论将会完整我们对全球化过程中的赢者和输家的概括。首先再列出其他几种益处和损害，我们才能进行这一部分的讨论。

关于全球化的益处，很多人提到全球化可以减少通货膨胀。现在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比较低，而且即使在有些失业率也比较低的国家，他们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比较小。有些人把这归功于由于技术和国际市场抑制企业提升价格的“新经济”。如果这种状况可以持续，而且它确实是全球化的副产品，那么这样的低通胀率以及持续的低失业率将会惠泽每一个人。

全球化的另一个益处是能够提高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的生产

发展缓慢的状况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有所改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增长可以持续多久。同时也有人指出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投资、节省劳动力，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这可能是全球化最持久的益处。尽管支撑这一结论的证据比前面的少，但是这种说法值得注意。

最后，全球化还会引起当地文化的变化，导致某些东西被崇尚而有些东西被唾弃。国际贸易、国际旅游和国际资本流动使得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产品甚至文化。这在美国表现尤其明显。例如，现在美国的餐馆和超市里都能看到其他各国的美食。同样的，尽管很多人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文化也通过贸易传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电影、音乐和电视节目。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都学习美国的穿着、音乐和行为，全然不顾他们的长辈和其他要维护本国传统文化的人的反对。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愿意打击任何地方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但是文化是公共产品，而且是比较脆弱的公共产品。全球化引起了文化冲突，因此人们需要制定新的政策来保护它。

对于全球化，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早已听说，全球化的发展势头如此之旺，所以是不能阻止的。但是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很多事情是不能预见的，甚至那些特定的政策的结果也是无法预见的，它们很可能改变全球化的进程，就像一战和大萧条那样。而且我们也不能说现在的世界对于像上个世纪所发生的那两次的破坏活动就有免疫力了。如果不幸的情况发生了，我们就需要世界领袖的智慧、专业知识和努力来恢复世界经济。

我们认为，公共政策更能改变全球化的进程。世界性的经济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WTO，一旦美国或欧盟撤除支持，那么这些机构也就失效了。而且我们参考一下最近的纷争，我们就会认为上述情况肯定会发生。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尤其是没有 WTO 的话，世界就会陷入贸易战中，会引起连锁的货币竞相贬值，而且关税也会上涨，就像 1930s 所出现的情况那样。那时由于政策制定者的信息不畅通，所以就没有多少理性经济行为。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再重复同样的错误了。相反地，就像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他们不采取合作的态度，而是根据情况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如果没有国际合作机智的调节措施，类似的情况很容易发生。

我们比较肯定贸易和 FDI 的利是大于弊的，但我们不太肯定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结果。对于最近金融危机所产生的恶果，可能会通过政府和国际组织更好的决策措施规避，但是也有人说对短期资本的国际流动我们应该施以适当的限制。这不是我们研究的领域，所以也不想对此妄下结论。我们只想说明聪明人不同意这一说法，而且会由着市场去决定。

除了金融资本市场，我们还要考虑有关全球化的什么政策呢？我们一直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好的趋势，而且它带来的益处要大于它的损害。所以我们不希望全球化的趋势有所扭转或各国又走上贸易保护的老路。因为全球化的大部分成本是经济调整引起的，所以如果选择保护的方式，同样会引起类似的损失。而且，如果我们坚持走全球化和追求市场效率的道路，以后的改革之路也就不会像已走过的那么艰辛了。所以，我们坚决支持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改革。

当然我们也应当关注全球化所损害的某些人。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应该考虑到这些人的担心，并且在不减慢全球化进程的情况下帮助那些损失最多的人。这种想法怎样才能很好的实施呢？这就需要从事更多的研究甚至实证研究。但是肯定要包括协调帮助、工资保险和再

培训之类的方式。